

田中芳树

银河英雄传说

VOL.7 怒涛篇



LEGEND OF THE GALACTIC HEROES

银河英雄传说

Vol.7 怒涛篇

〔日〕田中芳树 著 陈惠莉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河英雄传说：全 10 册 / [日] 田中芳树著；蔡美娟，
陈惠莉，郭淑娟译.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4.11
ISBN 978-7-5442-7185-1

I. ①银… II. ①田…②蔡…③陈…④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1468 号

银河英雄传说：全 10 册

[日] 田中芳树 著

蔡美娟 陈惠莉 郭淑娟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胡圣楠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7
字 数 1790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185-1
定 价 375.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2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35

第三章

“诸神的黄昏”再现

63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

85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109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129

第七章

冬蔷薇园的敕令

159

第八章

前途遥远

179

第九章

庆典之前

204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伯爵阁下！你爬得也太高了。从连一般平民都难以忍受的贫贱生活爬到这个地步，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哪里，您这么客气，实在让在下不胜惶恐。侯爵阁下必然是能够理解我的，因为我人生的出发点就是阁下的终点了。”

这是旧帝国历四八七年一月一日，威尔罕姆·冯·立典亥姆三世侯爵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伯爵在新无忧宫黑珍珠室举行的新年庆祝会上的交谈。两天后，罗严克拉姆伯爵率领远征军朝伊谢尔伦要塞进发。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I

银河帝国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了参加御前会议，跨着大步迈进指定的会议室时，已经有两名同伴先到了，他们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两位元帅。“帝国军三长官”难得地共聚一堂。

这三个人，仅从外表来看就构成了不同肤色的非凡三重奏。一个是头发半白、装着义眼、身材瘦削又面无血色的军务尚书；一个是有深棕色头发、黑色右眼和蓝色左眼，素有“金银妖瞳”之称的美男子统帅本部总长；最后一个则是有蜂蜜色头发、灰眼珠，个子较矮小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后两人不只是单纯的同僚，还是长久以来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这三人都正值少壮之年。

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历元年十月九日。

行星费沙刚开始其成为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本营所在地的历史。这一年九月，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放弃了有五世纪历史的帝国首都行星奥丁，把宝座移到去年还歌颂着治外法

权之春的费沙。此时他戴上皇冠还不到一百天。

抵达费沙后，皇帝莱因哈特把大本营设置于他加冕前在“诸神的黄昏”战役中充当临时元帅府的旅馆。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家旅馆在设施和格调上都没有太高的水平，和宇宙港及城市中心地带的联络很方便大概是它唯一的商业价值。这也是莱因哈特选定此地的理由，不过另一个原因，却是这位年轻貌美的征服者有和容貌及才能相当的实用主义精神。甚至连旅馆内他的私人房间中，都只有适合普通单身汉居住的摆设。

罗严塔尔进入的房间，也只是谈不上豪华的平凡会议室，家具的价格或许昂贵，却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只有一面墙上装饰的不久前才制定的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旗，在这毫无个性可言的旅馆一室中放出夺目的光芒。

以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军旗是黑底配上金黄色的双头鹫。现在这面旗已经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有金黄绲边和鲜红底色的军旗，置于中央的则是金黄色的狮子像。

这面极尽华丽的军旗被称为“黄金狮子旗”。从创意方面来说，它并没有什么独创性，之所以能让当世和后世之人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象征着拥有这面军旗的金发年轻人，以及跟随他的诸位将官。

这个房间里的三位元帅就是所有将官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地位、功绩、知名度都紧随皇帝之后。奥贝斯坦身在总司令部和后方，其他两人则在前线参与无数战役，同时赢得同样多的胜利。尤其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被称为“帝国双璧”，和英年早逝的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同为帝国军的常胜将军。正因如此，“疾风之狼”和“金银

妖瞳”才分别以三十一岁和三十二岁的年龄登上了军人生涯的最高峰。他们的身后不乏跟随者，却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罗严塔尔朝着先到两个人行注目礼，坐了下来。这是正式场合，他断不能无视一向不和的军务尚书，只顾和密友米达麦亚谈笑风生。意气用事更适合其他的机会和场所。

“陛下什么时候到？”

罗严塔尔问道，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发问。待他的密友回答“大概快了吧？”之后，他又把话头指向军务尚书：“陛下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

“或许是为了雷内肯普的事吧？”

这确实是重要的事。

“对了。舒坦梅兹提督发来了一份报告。”

“怎么样？”

奥贝斯坦用义眼看着发问的罗严塔尔和身子微微前倾的米达麦亚，回答道：

“雷内肯普已经命丧黄泉了。遗体这几天就会送回来。”

军务尚书提到了驻扎在自由同盟领土正中央的干达尔星系乌鲁瓦希行星上的一级上将的名字。今年七月，驻同盟的高级事务官菲尔姆特·雷内肯普一级上将被同盟军的“不法分子”强行绑走，舒坦梅兹不断和这个“犯罪集团”及同盟政府进行交涉。

“啊，果然……”

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接获雷内肯普被绑架的消息后，大家都认为他生还的机会几近于零。这是在动乱时代选择了动乱人生的人们特有的嗅觉，也是一种常识。

“那么，雷内肯普的死因是……”

“自缢。”

军务尚书的回答极为简洁，声音也极其低沉干涩，但是对听的人来说，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渗透力。两位沙场上的名将无言地以三色的眼睛对视着。有充满活力的灰眼珠的米达麦亚歪着头说道：

“那么，雷内肯普的死不能归咎杨威利？”

米达麦亚与其说是在询问，不如说是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于今后军事上的决定和行动，他必须了解皇帝莱因哈特及军务尚书的意思。

“如果是处于顺境，雷内肯普断无自杀的理由。很明显，事情演变成这样，杨威利要负一部分责任。更何况他也不作辩解，现在还在逃亡，问罪于他是无可厚非的。”

“杨威利”这个名字对同盟军和帝国军而言，都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他在同盟军的提督中享有不败盛名，在同盟屈膝于莱因哈特之后便退役，过着退休生活。雷内肯普以前在战场上曾两次败在杨的手下，他不仅难忘这种屈辱，而且也难以释怀。或许他是在监视杨的一举一动，却仍然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情况下想逮捕杨，却遭到了难以反抗的袭击吧。

事情尚未表面化，所有细枝末节都只能靠推测。但是，败北的重担干扰了雷内肯普的判断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他被赋予了超过自身能力的职责，这似乎成了皇帝莱因哈特在人事上极其罕见的失败例子。

米达麦亚交抱着双臂。

“雷内肯普是个对部属极其公正的男子汉哪。”

“很遗憾，杨威利不是他的部属。”

雷内肯普的缺点在于缺乏对敌人的宽容，思想僵硬，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都不无哀悼同伴的心情，但事实上，他们对敌手杨威利的评价原本就高于对那个不幸同伴的评价，所以如果发生了和现在相反的情况，他们或许会觉得很失望。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人都有共识。不过，还有一个人——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他的心情还令人难以捉摸。

以前莱因哈特曾感佩于杨的力量，有意要杨加入帝国军的阵营，或许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死心。知道主君这种心意，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都深表赞同，但奥贝斯坦却极为有礼又态度强硬地抱持反对意见。当时奥贝斯坦认为，如果非要杨加入帝国军的阵容，就一定要他遵守某些条件。

“当时你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我实在很有兴趣。”

“你想听吗，罗严塔尔元帅？”

“不，不听我也知道是什么。”

“哦……”

“你的意思是让杨任旧同盟领地的总督，支配他的祖国，并让他去讨伐以前的同僚？”

奥贝斯坦只是一味地拨弄着两手的手指，脸上的肌肉和声带似乎连动都不想动。

罗严塔尔用那金银妖瞳的锐利眼光，凝视着奥贝斯坦的侧脸，微微地翘起嘴唇的一角。

“亏你想得出来！试炼人心比让人才集中在陛下的身旁还重要？”

“集中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认清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不就是我

们的责任？”

“难道每一个在陛下身边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审问吗？很好！那么，请问又该由谁来确认审问者本身是公正且忠于陛下的呢？”

面对如此苛刻猛烈的讽刺，义眼军务尚书至少在表面上是漠然以对的。

“让你们来执行如何？”

什么意思？罗严塔尔不是用声音，而是用他那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睛质问道。

“姑且不论制度，帝国的兵权其实是在你们两位手上。如果发现我有任何不轨行为，一定有办法将我绳之以法吧？”

“军务尚书似乎有所误解。”

罗严塔尔的声音中，露骨的反感已经达到饱和状态。米达麦亚勉强咽下自己即将爆发的怒气，担心地看着亲密的朋友。凭着十年来的交往，米达麦亚知道罗严塔尔不是一个易怒的男人，但是常常在言语上有过激的反应。

“误解？”

“我是指关于兵权的归属。在我们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兵权是由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全权掌握的，我或米达麦亚司令长官都只是陛下的代理人。军务尚书的说法，似乎有意唆使我们将兵权纳为己有……”

这种说法倒像是奥贝斯坦惯有的辛辣言论。军务尚书常常义眼中闪着冷漠的光芒，一抓住辩论对手的弱点，就说出让对方满脸通红、无言以对的狠话。尽管现在处于防御的立场，奥贝斯坦仍然冷静异常。

“这真令我感到意外。如果以你的论调来看，那么我对陛下而言是不是公正，似乎从一开始就无须你劳心了。我的公正只要陛下来

判断就可以了。”

“这是诡辩！”

“你们还不停止吗？”

米达麦亚用左手手背敲了一下桌子，大喝一声，军务尚书和统帅本部总长于是结束了规模虽小却极为激烈的唇枪舌剑。低沉的呼吸声很难判断是发自何人，但是一瞬之后，罗严塔尔重新把身体深深埋进沙发中，奥贝斯坦则站起来，消失在洗手间里。

米达麦亚用一只手拢了拢不太整齐的蜂蜜色头发，故意发出了揶揄之声。

“原本以为和军务尚书斗嘴是我的工作，这一次竟然由你出头了。”

密友这么一说，罗严塔尔只能苦笑。

“别讽刺我了，米达麦亚，我也知道刚才的举动太孩子气了。”

事实上，他知道自己无奈地被战斗的情绪控制，这正是被奥贝斯坦的冷漠刺激、一时失去理性所致。

米达麦亚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有些犹豫，这并不像他的作风。这时，奥贝斯坦脸上如同披着一层灰幕，回到室内。空气中似乎回荡着一股微小的电流，但这种不愉快的沉默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空调微风的吹拂下，他们的皇帝金发飘逸，修长的身躯裹在黑银两色的军服中，翩然而来。

II

“皇帝用他的生命和生涯来表现自己。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诗人。”

这是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对年轻主君的评语，大概也是所有跟随在这个年轻霸者身旁的勇将一致的想法。连那些不去深思时间的大河将流向何处的人，也不怀疑这一点——跟随这个年轻人，自己也会名留青史。

“高登巴姆王朝盗取了宇宙，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征服了宇宙。”

部分历史学家的评语虽然不一定公正，但和那位即位前的政略与即位后的弹压大相径庭、反历史轨迹而行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相比，莱因哈特的霸业的确充满了激发人们浪漫心态的光彩。

自从十五岁初上战场以来，莱因哈特大概把七成的时间都奉献在军神的祭坛上。他在战场及相关领域无可匹敌的成功，都是靠智略与勇气缔造出来的。以前批评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不禁对胜利女神这明显的偏爱咒骂连连。然而，莱因哈特只是命令女神交还与他力量相符的战果，从不曾依赖女神的垂怜。

莱因哈特已经证明他是屹立于历史上的名将，但他是否是位明君，还尚待时间考验。

他在担任旧银河帝国宰相时进行的各种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改革很值得赞赏。历经五个世纪之久、沉淀于历史底部的腐败和颓废几乎被他一扫而空，特权阶级也因此被放逐到时间的坟墓中。大概没有其他的统治者能像他一样，在短短两年内达成那样庞大的业绩。

但对明君而言，最大的课题其实是如何维系明君的声名不堕。以明君之姿出现，还能不以昏君或暴君之姿收场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一个君主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之前，必须先承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宪君主可以把一部分责任交给宪法或议会，但是一个专制君主可依靠的，只有他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作为一个统治者，如果

从一开始就欠缺责任感，或许还比较容易收场，倒是那种想当个明君却屡遭挫折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坏的暴君。

莱因哈特不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十九代皇帝，而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在继任者还没有诞生之际，他应该也算是唯一的皇帝。现在，“新帝国”不是依赖传统和制度，而是靠着至尊者个人的力量和人格耸立于历史的激流中。在一般人看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着眼之处，便是这一基础太过脆弱，必须利用制度与血统使王朝永固。

皇帝莱因哈特已经知道雷内肯普的死讯，但当他听完军务尚书重新整理过的口头报告时，仍然短暂地沉默了。说起来，当情绪低落下来时，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看来并不像病人或死人，倒像用水晶雕刻而成的雕像一样，显得有些缺乏生机。不久后，雕像发出了声音，让他看起来恢复了不少生气。

“雷内肯普并不是有着完美人格的人，但他也不是罪大恶极，不该被逼着走上如此绝路。朕深表遗憾。”

“那么陛下，应该归罪于什么人呢？”

罗严塔尔冷静但尖锐地问道。他无意批评莱因哈特。身为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必须了解皇帝想把罪过委至何人身上，好准备动员帝国军。是要追击逃亡中的杨威利呢，还是以那不但昏庸无能，甚至使事态恶化的同盟政府疏于履行《巴拉特和约》为由，对其发动攻击？或是反过来要同盟政府去打击杨？不管是哪一种判断，都已经超出纯军事的范围了。

同时，罗严塔尔心中有一种期许，希望年轻的主君能给他一个

不凡的答复。对聪明敏锐如他而言，这也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心态。当高登巴姆王朝的权力结构看起来还是屹立不倒、坚不可犯的时候，罗严塔尔就和密友主动投效到莱因哈特麾下。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全都交给了这个没有门阀贵族背景，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正确选择现在似乎有了回报，罗严塔尔以三十二岁的年纪就跃上了帝国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宝座。当然，他也具有足以与地位相符的才能及功绩。他在战场上立下了无数武勋，对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与王朝霸权的建立有极大功劳。

在此期间，他在战场以外的场所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两年前，正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末期，身为莱因哈特“半个自己”的齐格弗里德·吉尔菲艾斯，为了保护挚友免遭暗杀者谋害而牺牲。莱因哈特因为这场巨大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悲哀，几乎陷入人格崩溃的绝境。罗严克拉姆一派在取得绝对胜利之后，却面临了最大的危机。当时，他们采用了奥贝斯坦辛辣的策谋，展开打倒敌人立典拉德公爵的行动。这一行动的主导者便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如果只有奥贝斯坦提出这种做法，恐怕是无法推动其他提督的。由于在这次行动中的决断力和指挥力，这对“帝国军双璧”如同一对宝石，确立了自己光辉耀眼的地位。

这些行动与功勋都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巨星般的光芒更为耀眼。关于这一点，罗严塔尔并没有任何不平。他心灵深处失衡的部分，只有在巨星的光芒出现阴霾的时候，才会激烈地动摇。这或许是因为罗严塔尔希望自身忠诚的对象是个完美的人。

不管是出于他的自负还是客观的评论，罗严塔尔的才能和气度都远远超过高登巴姆王朝历代的皇帝。而要统御这样的他，必须要

具备凌驾于他之上的才能、宽大的器量及深沉的性格。

他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向以单纯明晰、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要求自己。罗严塔尔对其正确的选择敬重有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追随其后的。

莱因哈特应该也洞察了统帅本部总长那简短的质问中，隐藏着被压抑的汹涌心潮。年轻的皇帝不耐烦地拢起覆在白皙前额上的头发，顿时，室内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这当然是无意识的动作。在他的生涯中，他从来没有以自己的美貌作为武器。不管他的美貌是如何出众，他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贡献，功劳应该归于他憎恶的父亲，还有与亲爱的姐姐相比之下，在他的印象中显得极淡薄的母亲的血统。因此，美貌并非他想夸耀的重点。尽管抱持这样的态度，他那令雕像也不禁黯然失色的美貌与华丽的动作，却让旁人不得不发出赞叹之声。

“与其惋惜去年的葡萄酒不好喝，不如好好地研究今年种的葡萄的品种，或许更有效率。”

这个回答似乎有避开主题之嫌，但罗严塔尔并没有不快。莱因哈特的才华和智略从来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朕倒是想趁这个机会，利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的间隙，把那个异才纳到朕的麾下来。军务尚书认为如何？”

“应该可以。”

年轻的皇帝长长的睫毛间闪烁出意外的神色，奥贝斯坦用他那两只义眼凝视着皇帝，慢慢地说道：

“但是，得让杨威利切断自由同盟的命脉，这是条件。”

莱因哈特微微地扬了扬那像是用古典派画家的笔细致地描绘出